

起名暗示为人之道

母亲是个快乐的、讲究的、充满爱的人。她爱着每个孩子。不说第三代，不说表妹表弟，在我的哥哥姐姐中，就有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全部兄弟姐妹加起来就十一个人。大家几十年的相处中能做到平等互爱，不分彼此，都是母亲用爱来凝聚的。那么多孩子中，自然有麻烦多的，但大部分人在自己的专业中是出类拔萃的，这对一个大家庭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如果要问，那是因为我们的成长饱含着母亲的心血。

母亲工作很忙，但她只要有时间，星期天（大多在春秋两季）就会和父亲带我们上公园。我们从小到大（包括下一代），很多照片都是在公园里照的。

母亲和父亲都很重视学校的家长会（大舅舅还陪父亲去上海中学参加过二姐姐的家长会），直到现在我和弟弟妹妹的中学、甚至小学的同学都记得他们。那时，父亲经常不在上海，母亲去得多。一般大会之后，母亲都要找老师个别交谈。我印象最深的是我高二时的那次。班主任施洛秋老师是代数老师，课教得很好，非常严格。妈妈回来后告诉我老师对我的评语，说我最大的缺点是容易自满，班上有不团结现象，我“一落千丈”。我一听就急了，不团结的是个别人，也不至于用这么严重的词语来形容我吧。妈妈说，闹不团结的人，心思不在学习上。我和你爸爸做了一辈子团结工作，你就不能去学着做吗？我犟嘴说，施老师也没什么好，打扮得妖形怪状，同学们都议论她。母亲听后很不高兴，说，亏你是个班干部（当时我是副班主席），是非都分不清。怎么能这样对老师呢！你要学会欣赏老师，理解老师，要带个好头！她每天穿戴整齐就是尊重你们。难道她不知道写黑板时，粉笔灰会落在自己漂亮的旗袍上吗？晚上临睡前，母亲又把我叫去问：“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

我很羞愧。母亲说得很对很对。我有时就是喜欢对着干（经常是故意的），既不谦虚，也对人没礼貌。学会欣赏，就是发现优点，互相尊重。我渐渐觉得班主任很美，也慢慢体会到学会欣赏别人时带给自己的快乐。从此，在待

生命的感动(下)

——纪念我的母亲叶露茜诞辰一百周年

◆ 桂未明

人接物上我不敢忘记母亲的教诲。

我想起了自己的名字，我是“未明”。我听爸爸说过，妈妈生我那天，他在医院等到半夜12点，没有动静，他就回去了。第二天早上6点，他赶到医院，我已出生了。我想也许“未明”有天不亮就出生的意思，但是我的弟弟妹妹在我之后，分别取了“殊”“谷”“柔”“多”“枚”“卓”等字；那么，名字就赋有新的含义了，“未明”就是不聪明，“未殊”就是不特殊，“未谷”就是胸怀不宽广……综合就是：人贵有自知之明。看看父母的做人准则，我便认定这是父母在起名时暗示我们的为人之道。

母亲的心无穷大

母亲很爱花，只要她在家，每个房间的花瓶里都会插上四季不同的鲜花，房间里充满喜气。父亲爱种花，把盆景盆花摆在屋里，又是一番景象。我长大后会自动帮他们换水浇花种花，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园艺。我们搬到泰安路后，院子里有一颗很大的茶花树，每到三月，花开得又大又红，在三八妇女节那天，母亲会剪下十几朵带到学校送给老师同学。家里有一棵无花果树，我们住在长乐路814号时，是我从大学同学李小林家剪枝插活的，



■ 1987年秋叶露茜在泰安路书房，时年七十

结了很多果实。印象中，我们小时候起，每逢夏天，妈妈就会用无花果煮水给我们喝，用来消炎降暑。泰安路花园虽大，但没有无花果树。我无处买树苗，不得已请812号的邻居隔墙剪了无花果枝来插，它活了；三年后结果时母亲已不幸去世。我后悔这件事做得太晚了。

母亲有着很好的学习习惯，每晚看书写字到很晚。无论到哪，她随身都带纸和笔；无论听课还是开会，或者是学生的讨论，她都做详细的笔记。平时想到什么都会随手记在纸上，在家里就会记在台历上。她说烂笔头赛过好记性，何况自己记性不好，就是零散记录她也放在信封里分类保存。有关她的许多资料，我就是从这些信封里找到的。受她的影响，我读书看戏也喜欢做笔记，想起什么也会写在纸上。

母亲有一册掌心大的小本子，记录着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她的弟弟妹妹，以及她的十一个孩子的生日，还有我们同父同母的七个兄弟姊妹成长中的关键事件和发生的意外。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母亲还注意我们的各种信息，不止是大大小小的照片，如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比

赛的奖状、演出的说明书等，她都会精心保存。母亲的心是无穷大的。

母亲和父亲都喜欢下厨。走进家门，如果闻到辣椒香味，一定是父亲在做他爱吃的豆豉炒辣椒，或者是醋熘藕丝。他最得意的招牌菜是自创的“三杯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母亲的绝活则是香味四溢的“八宝鸭”。端上桌后，母亲会用西餐刀轻轻地挑断鸭肚上的缝线，第一个动筷的父亲，会用大口吞咽的动作表示这道菜的人味可口，赞美地说“你们的妈妈了不起”，然后分给客人或回家探亲的孩子。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人入座，她微笑着坐在一旁，听着七嘴八舌的评论，自己慢慢地吃着，只要大家喜欢，她也满心欢喜。莲藕炖排骨本是父亲老家江西的菜，加入了蜜枣就有了母亲的味道。家中料理高手老九未卓，在父母的独门手艺前也自叹不如。我们有时是一人做一个菜来聚餐。家庭聚会的气氛总是浓浓的、不舍的……

母亲去世后，她的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十二年后，我的父亲也不幸离世。2006年8月23日，父亲落葬于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园。按照父亲的“妈妈要一起去，死了也要浪漫主义”的遗愿，我们用母亲的骨灰陪伴着他……

母亲长得很漂亮，她的眼睛充满爱意，总是微笑待人；母亲的个性很独立，她从不愿意麻烦别人；母亲的嗓音非常甜美，无论是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还是英语，她的发音都很标准，这是我们学习语言的第一个老师；母亲的字写得很快，也很好看，灵动、俊秀，充满生气；母亲的名字也非常好听，叫起来柔和、亲切，传得很远。母亲和我说过，她在上海南洋高级商业中学读书时，英语发音特别准确，教她们英语的、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郑惠珠老师很喜欢她，主动给她起了英文名“Rose”（玫瑰），她直译为“露茜”，作为自己演戏时的艺名，后来就这么延续下来了。

玫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之一，象征着爱与美，象征着高贵和自立，我觉得和母亲的品格相当匹配，母亲给我生命的感动，母亲是我心中永不败的玫瑰。

节选自2017年第1期《收获》

玄机无界



达世新

11.紧急邀请

梦韵的脸上有些绯红：“哦，这是因为电视台难进，同时我觉得林总这边的天地更大。”这时凯莉说道：“真是抱歉啊，我们来影响你们的谈话了吧？”林之风笑道：“不怕你们笑话，我是请名主持人来辅导我的演讲能力。”林之风洒脱而敞亮。这个回答大出尤子奇的意外：“你这个大公司老总还用得上练习这一套吗？”“哈，长江商学院和交大EMBA我都上了，但还得认真真上苏红老师的课。”

他们交换了名片。尤子奇看着名片，眉毛一跳：“嚯，你可是家大房产企业的老总啊，这几年做房产斩获可大了！商战高手啊！”

“过奖了过奖了。”林之风的态度谦和中透着矜持和得意，“房地产业我看泡沫已越吹越大，可能还会继续吹，但我准备转行了，可能转向通航工业，但我国的低空开放政策却没下来。”“据我们研究机构的分析，中国的低空开放政策会在近几年不断出台。”凯莉说，“中国的通用航空一当大发展起来，它的兴旺可能不亚于当年的汽车产业。”

这时梦韵走到了林总身边耳语了几句。他立即站起：“抱歉，我得赶飞机了。”他又专门走到凯莉面前：“今天很有幸结识你，等有机会专门请教。”

他们走了，陈苏红说：“哎，你们今天不是来找我的吗？有什么事快说吧！”尤子奇说请她以小区业主的身份与公安交警部门打下交道，调看一下那晚围墙外的录像，以查找下奔跑的人。“行吗？”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公安局方面告诉她，那里的监控录像已经封存，因为发现昨晚有黑客入侵。

西昌，2012年10月25日深夜。北斗16号星在钟波达和忻飞的眼前的山坳里壮丽升空。他俩的目光追随着火箭，一直到它在猎户星座的腰带背景上消失不见，忻飞更是激动不已。

有聚有分，次日两人分手道别，年轻人将去广州深圳，钟波达则在西昌机场登上了一架军用直升机。这是杨大校夜里来电要他搭

乘的，令他感到不同寻常。

直9军用直升机转动着旋翼，疾速穿越川西起伏的山岭河川。直升机做了个压坡度转弯，大地在眼前旋转着铺展开去，钟波达恍然间有了种绝妙的翱翔的感觉，这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感觉，本是属于飞鸟的特享。而人发明的飞机既是向它们学习的产物，可也不是简单的模仿。

直升机悄然降低了高度，他很快看到了一处简易军用机场和先进的雷达装置。跑道看似不长却延伸进山洞，这里军事气氛特殊！

在还未停歇的旋翼所刮起的风尘中，杨大校与他握手并把一个穿便服的人介绍给他：“这位是韩老。他参加过多型战机的研制，现在虽然从飞机厂总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个宝库啊，我们在研新飞行器的技战术要求也离不开他的建言啊！”

杨大校把他俩带进了一个树林中一个标有“A”的绿色帐篷，里面摆设简单但电子设备不少，篷布墙上的薄型屏幕正放映着外军战机的各种飞行画面。

杨大校示意他们在便携椅上坐下，又倒了杯水递到钟波达手中，随后坐到办公桌后面。“这是山泉水，多喝几口。我刚调到这里，担任主管，这里是一个新建立的训练基地。今天把你紧急请来，很有些突然吧？”钟波达说，“没关系，我就喜欢跑军营。”“好，兵圣孙子有句名言你一定记得吧：‘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他真是非凡的大军事家啊！直到今天我们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才对我们头上这片天空有了分层的认识，首先是天和空的区分。”

韩逸接上去说：“我过去大半辈子所研制的飞行器就只能活动于大气层的下部，高度也就几千米。现在看来，这翅膀不够有劲那！”

杨司令点点头：“谁认识得早，认识得全面，就往往能获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还在我们仿制米格-21的时候，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已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创建空天一体的作战理论，竞相抢占空天战场制高点。美军在世纪初所举行的太空战演习，以及俄罗斯将空军和防空军扩建为空军等，都反映出这方面的新动向，前些年，我们空军工程大学的蔡校长等一批有识之士也进行了相关的系统研究，对空天战场、对中国空军发展的一些重大课题进行了前瞻性探索。”

25.体体面面上上班

后来，我拜访了铜仁路上的报社，张秋生介绍我认识了苏茹和黄修纪等编辑，她俩都发表过我的作品。

犹自记得一年多以后的1970年，茅绍颖编辑从延安西路的少年儿童出版社长途跋涉来到上海东北角的控江新村，满腔热忱地给我送上了新鲜出炉十分抢手刚上映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电影票，让我感动得无以复加！这一批当年忠诚于文化事业的编辑们对无名作者的鼓励和爱护，至今难以忘怀。从张秋生、黄修纪到少儿社的苏茹、茅绍颖、洪祖恒，再后来还有朱家栋等，时常发函通知我和他们一起去中小学校参观学习采访，由是激情勃发地创作了不少儿歌和小说稿，当然在那个年代缺报少刊几无发表阵地且又政治加码的大形势下，这些不成熟作品的下场可想而知。甚至，有一阶段还为少年宫写过儿童独幕剧。

我要进厂当工人了，这本是十分荣耀的大事。可是母亲忽然和父亲狠狠吵了一架，原来她要将父亲仅有的一件出客的哗叽中山装特地为我改制，让我这个工子弟能体体面面地去上班。父亲大概蛮有牢骚的，于是受到了母亲的责怪。最后结果当然是母亲胜出了。

还有一次，母亲像一阵风似地奔回家来，一脸的神情恰似拾到金元宝一般，原来布店里有新上市的凡立丁布料出售，排队的人山人海。关键是什么呢？不要布票！所以母亲匆匆忙忙赶回家来拿钱。后来，母亲自己动手裁剪和缝制，给我做了一套凡立丁的衣裤，说是特地为我进厂出厂上班做的。当时还流行假领头。母亲还时常去布店排队买些零头布回来，心灵手巧为儿子做“假领头”。（“假领头”也叫节约领，是上海人发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正逢物质匮乏时期，买布需要布票。但零碎的布头无需布票，这种聪明的做法很快风靡中国。穿上假领头，露出的衣领部分完全与衬衣相同，外面穿件绿军装或中山装，再将风纪扣一扣，可是那个时代最标准的男人打扮。）

进厂的第一课，是连续一周的全脱产上劳动安全及厂规厂纪课。当了工人还有一件在

学生时代连想都不敢想的希罕事：看病。“57”，这是上海铝材厂在劳工医院（杨浦中心医院）的劳保门诊号。到医务室拿了那一张铭有“57”的小黄纸片，无论大病小病工伤，无论挂号拍片检查开药，“57”一竿子管到底，个人无须掏腰包一分钱。其他行业如学校老师报馆电台编辑等等，挂号都要自付一毛钱，那叫“小劳保”，厂里的工人是“大劳保”。

我被分配进的厂子叫上海铝材厂，后改名上海铝材一厂，最后又改回上海铝材厂，曾用名华铝钢精厂。我们这些学徒工统统17块8毛，满师了，也就36块。

厂里有一位维廉蒋先生，是解放以前上海滩名闻遐迩的拳王，在拳击台上与外国拳手对垒，从未输过一场。解放后，曾率上海拳击队访问东南亚，所向无敌！他置香港台湾的重金挽留于不顾，却义无反顾地回来做华铝钢精厂的工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妻儿老小均在上海，而且，洋商厂的工资蛮高的。改革开放后，我随他去了虹口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去了拳击训练场，观摩过无数拳击比赛，因而写过他的专访，创作过拳击题材的小说。外国老板当年重金聘来的高手能人不少，记得一位是儿科博士，一位是老中医（即后来成为上海滩滑稽界大明星王辉基的嫡亲阿爸），大受工人欢迎。

有一年夏天，太阳就像粘在你背脊上的膏药，滚烫火热的。偶尔路过平凉路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忽见一纸招生告示，说是东宫准备成立杨浦区工人革命故事创作组，欢迎有一定创作能力的革命青年报考。当即赶去报了名。到了考试的那一天，只见坐了满满一教室的应试者，有工人有老师有银行职员有学生。主考官为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任嘉禾先生。要求每个人当场写一则故事或小说，出的什么题目已忘记记得一干二净了。最后录用了九个人。自此与故事结缘。记得同时还成立了故事组，故事员有男有女。我的应试故事叫《师傅》。后发表在《川沙县一本册子》上，由一梅姓女故事员在区里演讲，还曾专程请到厂里来讲过，大受厂子里工人的欢迎，因为讲的就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

工人新村

管新生

